

匿名

王安忆
长篇
小说



……于是，他说出两个字：戒指！警官回放视频，定格，放大，果然有个疑是戒指的物件，就是那个斑！是你吗？警官问。这一发问，简直石破天惊，那两人都惊呆了，原来，原来是这样……



王安忆
长篇小说

匿 名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匿名/王安忆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
(王安忆长篇小说)

ISBN 978-7-02-014432-7

I. ①匿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63220 号

策划编辑 杨 柳
责任编辑 刘 稚
装帧设计 刘 远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80 千字
开 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6.25 插页 2
印 数 1—5000
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432-7
定 价 5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上 部	1
下 部	235

上
部

等他开始意识自己的处境，暗叫一声“不好”，事情已经变得不可挽回。

这时候杨莹瑛还没觉得异常。不过比平日略迟些，不定哪一刻，电梯门哗一响，然后，钥匙在锁眼里一转，一老一小进来了。接下去，杨莹瑛就耳尖起来，电梯口一有动静，便开门出去，还有一次误听，以为电梯上来，结果一动不动，没有人。下班放学，开门闭门的纷沓平息了，楼道里有一股煎炸的油香，不知从哪一扇的缝隙漏出来。杨莹瑛关上门，心里嘀咕一句：外公昏头了！

自从抱外孙，他们便互称外公外婆。因两人都长得后生，推童车在小区和公园，常被人当成一对晚育的父母，令他们颇不好意思也不无得意。直到现在，外孙五岁，上幼儿园大班，两人方才露出点外公外婆的相，事实上，却已资深。女儿休完半年产假，上班去了，孩子留给两家大人轮流带，但孩子多半与外家亲，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嘛！尤其上了幼儿园，隔条马路就是外公上班的地方，接送都方便，于是，索性就住在外婆家里。

再一次电梯开闭，杨莹瑛克制着没探头，对自己说，随便他们去！可这回却是奔她家，门铃响了。吐一口长气，扔下手里的

东西,猛地拉门。外面的人倒吓一跳,里面的人也怔住了。一吓一怔之间,一个小人从脚边倏地蹿进去,一言不发,直跑入房间,砰一声关上门——外孙生气了。凡晚去接人,回来就要给颜色看的。来人是幼儿园老师,年轻时髦的女孩,急着要走,说小区不让停车。就知道是有车的,所以才能亲自送到家。杨莹瑛送老师下楼,是礼数,也是有许多疑惑要解。可老师又能知道多少?两人站在电梯里,就只是道谢和不谢地客套,下到楼底,看门前果然停一辆浅灰帕萨特,驾驶座上是一个年轻男孩,显然是在恋爱中。回进电梯,上楼,推门,外孙已经在哭,无限的委屈。杨莹瑛只得万般抚慰,同时打电话,打到外公单位座机,没人接听,打到手机,手机关机。他的手机向来如此,或是没电,或是欠费,抑或干脆忘在家中,好在少有情急之事,如今天这样。杨莹瑛明知无果,却连拨几个,负气似的,其实是心慌。放下电话,外孙不哭了,祖孙俩手牵手,有一时静谧。停了停,再拿起话筒,这一回是拨了女儿的号码。

女儿安置妥手里的事务,在高峰时段的车阵中会合先生,再一并上路,进门已近八点钟。本来以为母亲过度紧张,此刻陡地提起一颗心,喉咙口的埋怨吞回去了。家中坐了一圈人,母亲的姐妹,父亲的兄弟,甚至还有她的婆母,一并转向两个年轻人。儿子坐在外婆与奶奶中间,不同以往的轻佻,态度也是审慎的。电视机播放一出不知名的情节剧,音量大得吓人,也没人去调低,任其喧哗,气氛更显得不安。

在座已有人建议报警,却又怀疑警方能否受理,不是说失踪二十四小时才能立案吗?可是,又有人指出那是从美国电影里看来的法律,不足为凭。倘若平时,大家就要笑了,现如今,谁还

笑得出来？做大伯的，最年长，辈分高，退休前做过科长，亲戚淘里有威信，发话了：无论哪一国的法律，都循常情常理，撑足算，人不过晚回来三四小时，怎么也称不上失踪，报到派出所，一定吃回账！听了这话，众人都轻松一些，有人拿起遥控器调音量频道，小孩子也吵起来，要看动画片。只有杨莹瑛忧虑不减，她最晓得事态的蹊跷，是因为这件小事情中的这个人。这个人，只有早回来，没有晚回来。掌握遥控器的人调到上海夜新闻频道，说当日里的事故会有播报，于是，房间里重新静下来。

九时半的新闻播完，已经十时半，滚动字条里也未有半点信息。杨莹瑛站起来，上前掀灭电视，说：我要去他单位走一趟。一众人纷纷起身，那小人儿已趴在奶奶膝上睡着，也醒过来。此时方才想起他，就需留下人照料陪伴，最后选定奶奶。他却要跟去，哄也哄不服，大人渐失耐心，做父母的吼叫起来，于是一阵嚎啕。杨莹瑛忽觉不祥，心别别地跳，簇拥中走出门，下电梯。门前的地面黑压压的，抬头则是万家灯火，分坐两辆自驾车，再招一部出租，前后相跟，一行上了内环高架。

所谓“单位”，杨莹瑛连名字的全称都未记下，只知道是台资企业，经营物流，由朋友的朋友推介。聘用退休人员是企业惯例，无需缴纳“四金”，成熟的年龄和经验，老派规矩，最用得称手。本人呢，消遣了多余的时间，挣一点额外的钱，可谓两厢情愿。杨莹瑛甚至没细问他做的究竟哪一类业务。这个人一辈子都是做内勤，新式叫法为“文秘”，填些报表，起草申报案，结算用度，登录物品的新进废用，除此又还能做什么？连一次外埠的出差都不曾有过。但她知道他单位在哪里，北苏州河地方的一幢居民楼，和外孙的幼儿园相邻。所以接受朋友的推介，很大

原因是出于接送小孩的方便,还可从他的窗口,用望远镜看顾外孙。中间曾有一次,房东业主要结束租赁,收回给儿子结婚,外公外婆很是纠结了一回。后来,业主儿子的婚事黄了,继续合同,才又安稳下来。这样一起一落,杨莹瑛对那房子的地点就有印象。

夜间道路通畅,只一忽儿车就下高架,从过街天桥底下穿过,进到横街,拐弯处就是一片高层。小区门口停一辆出租车,亮着灯,主客正交割车资。一推门,出来人,向这边打个照面,是那推介工作的朋友,路上打的电话,人已经到地方。朋友向一行人点头握手,一直没有停息与手机对话,是在联络朋友,这家公司是朋友的朋友的关系,他也并不十分知情。联络显然不那么顺利,几回尝试没找到朋友,只得联系彼此共同的朋友,然后再是共同的朋友的朋友,朋友圈渐渐扩大。朋友打着电话走头阵,后边跟了车和人,进去小区,蜿蜒转折,来到其中一幢高层底下。朋友将手机啪一声关上,通话结束。面对十几双巴望的眼睛,不作任何回答,而是转向物业保安。

与物业交涉是为钥匙,朋友的意思是物业当有一把备用钥匙,以应不时之需。物业说业主们入住无一不换门锁,而且他即便有钥匙也不能擅自进入私宅。朋友解释并不是民居,而是公司用房。物业说,这话如何说好,业主有权处置自己的房屋,但是并不因此改变楼盘的性质,是民居不是商用——那么,大伯发言了:倘若漏电漏水,殃及左右上下,家中又无人,要知道,上海的公寓楼,有多少空关的。物业回答,通常会留下联系人的电话。说到此,双方都心头一亮。物业翻开一本册子,果然有一个姓名和电话,但等报出,正是朋友的朋友,一直联系而联系不上

的那位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物业说。什么办法？报110，警察到场，撞门！众人不由静下来，仿佛意识到事情的严重，竟然要用上这么极端办法：撞门。同时，也有所提醒，那就是：也许症结就在门里头。这时候，杨莹瑛站到前面，门厅的日光灯下，她的脸色格外显得青白。物业判定这个女人与事主最有关，态度温和下来。杨莹瑛只说一句话：师傅，麻烦带我们上去敲门，试试看。师傅不再推挡，关上抽屉，走出来，抽卡按在电子锁上，门嗒一声开了，一行人跟着进到楼里，上了电梯。

公寓的门闭着，听得见电子门铃在里边响，有性急的人伸手在门上拍，物业师傅立即制止。是啊，什么时间？半夜。电梯井里一阵轰鸣，正停在这一层，一并回身看，走出两个年轻女孩，踩着高跟鞋，旁若无人地走过，进去对面的公寓。夜晚的寂静被搅动，继而又平息。不晓得谁的手，伸出去握住门把摇两下，料定是徒然，可是，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那门竟然闪开。所有的人都定住在原地，没有移步。门没有锁，甚至，没有关灯。

从玄关，就可看出装修的简单。墙面刷白，浅色复合地板。厅里几乎空着，一具饮水机，也没关电源，不时发出咕噜噜的换气声，还有一张折叠方桌，两把折叠椅，多少年前的老样式，大约是房东家的旧物。房型是两室一厅，厅是暗厅，白天也需开灯。朝南的主卧黑着，厅里的灯光投进去，看得见房间中央摆一张大班桌和一具皮靠椅，闪着簇新的幽光。桌面空空，四壁也空空，极少有人光顾的样子。另一间，朝西，是一个窄长条，通常给孩子作睡房，如今是写字间，有办公桌，橱柜，传真机，电脑，碎纸机，倒是有办公业务的气氛，仔细打量，也只有一个人活动的痕迹，这个人就是他。

室内的寒素,说明无论出租方还是租赁方,都是拮据的。有余房出租,多少算得上小康,却是不知道这公司情形如何。人们四散在各处查看,所有的窗户都没装窗帘,玻璃镀一层薄亮,这城市的夜晚是有光的,于是就像裸在露天。物业师傅,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,跟着浏览四周。楼里的住户每日价从跟前来回,与他们收送东西,却无从知晓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,在这个当值的晚上,不期然走进其中一格单元,称得上是奇遇。他渐渐放下戒备,变得话多,甚而至于饶舌。这公司不错,他说,清静,不像某些租客,生人多,垃圾多,快递多,外卖多,还多喜欢装修,这里敲敲,那里敲敲,就引出邻里纠纷,对物业态度也不好,五斤狠六斤,当物业是他们的杂役,一会儿让搬东西,一会儿让叫出租车。那些白领小姐,仗着年轻,很会来事,差使他们买牛肉面,送取洗烫衣物,真是让人头昏。这一家就不同了,平时常见的只有一位先生,虽不多话,却很客气——说到此,不由收住,意识到这行人所来的目的就是这位先生,他向里间屋看一眼,杨莹瑛在那里,无疑是他的女人了。顿了顿,继续说:那位先生骑自行车来上班,不像有些人开自驾车,停车又是个麻烦,老先生的自行车和我们的助动车停在一起,一点没架子的。听的人打断了问,老先生什么时候下班走的?他遗憾道,七点钟才来接夜班,老先生通常下午四点钟离开,所以——又添一句“老先生离开时总会道再见”,然后便沉默下来。

杨莹瑛站在办公桌前,无须辨认,只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别人的,就是他的桌子。这是一具老式两头沉的办公桌,油漆都剥落了,一头抵在西窗下,一头悬空,横头牵一条细绳,挂一条蓝白格子旧毛巾,显然作抹布用,但洗得极干净,晾得也平整,杨莹瑛好

像看见了他的手。桌面也是整洁的，一台电脑，一个塑料文件筐，筐里擦着图表、信函、单据，分别用夹子夹着，其中传真纸上的字迹几乎褪到无色，都还保存着，特别用笔写下的日期时间仍然清晰。有一个笔记本，以人名分栏，时间顺序为记录，杨莹瑛稍加思忖，方才明白记录的是往来手机短信。她认出他的脾性，对电子通讯的不放心，还是相信白纸黑字。同时呢，也看见他的清闲。桌面上立着一盏绿玻璃罩的台灯，灯下的文具盒里，分门别类放着曲别针、订书机、笔、固体糨糊、透明胶带。边上是他进出拎的黑色皮包。杨莹瑛拉开台灯，旋即又拉灭。沿桌面看过去，看出窗外，对面两幢楼之间，绰约可见一幢多层楼房，带一周花园，外孙的幼儿园就在那里。他说用望远镜看外孙，就是从从这个角度吧，能不能看见什么，则令人怀疑。现在，望远镜就在左手第一个抽屉，很宝贝地团在一块丝绒布里。

第二格抽屉里有茶叶罐，一把紫砂茶壶；第三格是上一年的贺年片，这一年已经过了大半，贺卡还竖在橱柜上，数量少许多，因为开始手机短信拜年了。卡上的贺词多是印刷的现成套话，落款为各种名称的公司单位，抑或再加上一个龙飞凤舞的签名，没一个字认得出来。总之，是生意之间的例行交往。最底下的抽屉里有一双旧布鞋，供雨天里换穿。他那时代上班族的基本装备就都在这里了。另一端的抽屉就沉了，满满的都是使用过的教科书和作业本，是房东家的存物，留之无用弃之可惜，放在出租房里可延缓处理的决心。推上抽屉，走出房间，转进厨房。没有安装煤气灶，料理台上搁一具微波炉。旁边是两个微波炉碗具，一个乐扣乐扣饭盒，杨莹瑛认出是自家的东西，每天满的带去，空的带回。此时，洗干净的盒与盖，倒扣在洗碗布上，说明

并不是回家，他去了哪里呢？

一众人将里外间所有的大灯小灯都打开，明晃晃的，衬出窗外的夜色，已经是午夜零点。有谁拨通家里的电话，接电话的声音很清醒。这边问：回来了吗？那边答：没有。关上电话，人们静着，忽推开落地窗，这才发现有阳台，于是，一拥而出，就听头顶传来丁当脆响，阳台上方的檐角挂着一只风铃。杨莹瑛被铃声惊一跳，脚步迟疑了，落在最后。心里骇怕得很，觉出楼层的高和突兀，仿佛孤立云端，周围一切都到了脚底下。风铃继续摇曳，打着旋，她认出来了，是女儿出嫁丢在家里的。小女孩子的爱物，紫色的玻璃小蝴蝶，上下错落的一串，被他拾来挂在这里。就知道，他是喜欢在这里上班的。

物业的男人感叹一声：真清爽啊！他专门对了杨莹瑛：阿姨你不知道有些公司的邋遢，吃过的饭盒就扔在门口，汤水滴了一地，马桶和水斗堵塞，也不疏通，只一味用泵打，结果管道爆裂，漏到下面人家！可是这整洁却是增添了寂寥，还有寒碜，远不像是兴隆的生意，但要说惨淡经营，又当有挣扎，也没有迹象。物业继续说着：爷叔——他将先生改称“爷叔”——多有耐心，又仔细，待人多么和气，春节我儿子结婚，麻烦爷叔写请柬，一句话没有，隔日就写了一百份，帮大忙了！我们这年纪的人，写字上不了台面的，读书碰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读什么书？现世罢了！男人絮叨起来，聒噪得很，对了寂夜里担着心事的女人，觉着自己沉闷的人生其实是静好的，难免有些得意，又抱了些歉意。

阳台里的人趴在护栏上，用手电筒向下照，用意是明显的。手电筒的光，勉强下去十数米，便消融在暗黑里，模糊地移动一会儿，收起来。回到屋里，就好像将夜色带进来了，人人脸上都

罩了阴影。物业的男人扑哧笑起来：一定是给朋友拉去吃酒，醉倒了，天亮酒醒就回家去了。到时候，阿姨不要让他进门哦！他的嬉笑一点不使空气轻松，反显怪异。在通亮的照明下，他的脸也有一种惨白，凌晨时分的脸色都好不到哪里去。他讪讪地笑几声，收起来了。在场的人都知道，他不喝酒，至于朋友——眼前这位，可算至交，所以会介绍工作，却也仅此而已，他不会忘形到不回家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也是亲属之外的人际关系，通向社会，在那里，谁能料到发生什么。现在，朋友是唯一的线索，眼睛都看向他。他做什么？打电话，电话却从来没有打通。

看起来，朋友也是那一类人，保守、本分、谨严，有一些逢凶化吉的运气。比如，一九六六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学校停课，可他们恰恰在前一年读出中等专科文凭，及时就业；比如，八十年代经济转向，多少人下海弄潮，又落篷收艖，而他们原地不动，没有发财，倒保持了公职；再到九十年代国企改革，如他们这样不大不小的单位，先是兼并人家，吃改革红利，终于轮到被兼并，他们恰到退休年龄，享老人老办法的政策。就这样，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同代人动荡的遭际。是原本如此，还是共同的命运和遭际，他们连生相上都有些接近。身体没有经过繁重劳动磨折，没有落下损伤，也称不上强健，而是略见孱弱。室内的工作又养成白皙的皮肤，就有些像女人。眼睛一定是近视的，然后又老花，就配了分上下远近视的眼镜，镜片是蔡司，因为相信德国牌子。款式中庸，不过于时尚，也绝不落伍，是细镜架无边框。衣着也是，整洁合适，却没什么创意。这些使他们既不见老，也不见年少。

此时此刻，寻人的焦急，还有熬夜，使得朋友憔悴了，他疲惫

地打着手机,不时抬起眼睛看朋友的女人,流露一股哀求解脱的表情。说到底,他有什么责任呢?都是成年人,有行为能力,所以,那哀求里又是精明的世故,这也是令人感到熟悉的。就是因为熟悉,杨莹瑛才不松口。她想,一旦放过今天,到明天,说不定就像朋友的朋友,再也没有声音。

最后,还是物业说话了。男人为难道,他不能离开岗位太久,同时呢,他也不能让这一大群人留在无人的公寓里,究竟,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,以及和业主或者租客的关系。所以,真的对不起——他做了一个送客的手势,客气但又是坚决的,令人不由自主顺了手势向外走。走过卫生间,杨莹瑛看见他的毛巾挂在毛巾架上,还有一个肥皂盒,一瓶洗手液。脚步停滞一时。就在这一时,物业的男人依次按下开关,公寓的灯,一盏一盏灭了,卫生间也黑下来。杨莹瑛说出两个字:报警。

他想,事情是怎么发生的?手机铃响,接起来,是快递公司,有东西送到。什么东西?淘宝网上订购的吸尘器。他没有上过淘宝网,也没有订过吸尘器,但是其他人甚或至于老板自己下的订单也未可知。应该说,这是第一个疑点。一边与手机那头通话,询问车停在什么地方,一边出公寓乘电梯下楼。电话里说,小区车多,不让停,所以是在小区外面的马路上。走在小区里,他想到公寓的门没有锁,本以为是一会儿的事情,不料拖延了,于是脚下便匆忙起来。有一个念头闪过——其实是第二个可疑之处,那就是小区里并没有太多的车。下午两三点钟光景,空阔而且宁静,邻近小学校眼保健操的音乐在上空飘扬,让人生出甜美的怅惘。走到小区门口,果然见马路对面停靠一辆小型客货

两用车,驾驶座里的人对着手机说话,就知道是和自己通话的人。这是最大的疑点所在,而他偏偏放下心来。吸尘器呢?他问。那人关上手机,下颌一点,车上就下来一个人,引他绕行到车后,揭开车后盖,车厢里散放着几个纸箱,上面仿佛有吸尘器的字样,这也是可疑的。可他更放心了。那人欠进身子去拖纸箱中的一个,结实宽厚的肩背横在他的面前,这时候——大错就铸在这里,他也欠进身子,比那人欠得还深,抓住纸箱一角。是出于向来的谦恭有礼,无论尊卑长幼,总要虚让一回。这一回呢,还有些真着急,公寓的门不是没锁吗?就在这一欠身,背后伸来一只手,将他往里送了送。这只手一点不粗暴,反而很轻柔,可他的脚却离了地面。上了车后厢,几乎就在同时,车后盖合下了。犹如行云流水,自然而然,唯一的碰擦是脸颊在纸箱上磕了一下。他抚着脸颊翻身坐起来,车启动了。

他先喊两声:开门!开门!“开门”两个字其实挺好笑,因为关闭上的不是门,而是车后的盖,他是进到一个箱子里。接着,他在“门”上敲击两下,自己都觉着白费力气,不会有一点效果。气和急一刹那就过去了,知道没有用,也是一种应激反应,巨大的惊吓之下,反而格外镇定,于是一下子认清形势:完了!他的意识在这两个字上水平行进了一段时间,正合着车行的速度。人在速度中通常会有有的松弛,正合乎头脑里的空白,他心情平静。甚至没有注意眼前的黑暗,空间的逼仄,还有空气不充足引起的窒息感。抱膝坐地,心里说着“完了”。思想从字面滑过去,并没有切入,依然在应激反应中,那就是不让自己吓坏了,先定下神再说。这一段持续很久,但等刹车停下,均匀的节奏中断,却又觉得那只是一眨眼工夫。他惊一下,一个新念头跳出